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10
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0 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978-7-02-008339-8

I. ①2… II. ①人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5646 号

责任编辑:杨 柳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杨益民 责任印制:董文权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86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8.625 插页 2
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8339-8

定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阿喜上学	张 翎 (1)
亡灵的歌唱	裴指海 (58)
刀锋上的蚂蚁	方 方 (102)
美丽的日子	滕肖澜 (180)
我们的晚年	韩银梅 (222)
世上最美的脸	薛 舒 (249)
泥霞池	迟子建 (298)
沿河村纪事	魏 微 (347)
终将远去	王 凯 (407)
邮递员	界 愚 (456)
拾玉镯	叶广苓 (512)
哪一种爱不疼	川 妮 (548)

阿喜上学

张 翎

清末,金山(早年华侨对北美洛基山一带的统称)唐人街几乎清一色的男人群里,开始出现了少数几个年轻女子。她们漂洋过海来到金山,或为人妻,或为人婢,后来由于各样的因缘际遇,进入了当地的公立学堂,与白人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。在大英帝国体制下的教育系统里,她们遭遇了另外一种窘迫——那是与她们生来就熟稔的贫穷不完全相似的窘迫。她们被众多的敌人包围,诸如肤色,诸如性别,诸如年龄。她们的故事,与同时代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相比,实在微不足道。所以,她们就轻而易举地被人淡忘了。连她们的后代回忆起她们时,也是一脸茫然。我的主人公阿喜,便是那几个少女中的一个。

阿喜搬了一张小板凳,坐到窗前那一块太阳光斑里锁扣眼。阿喜手里的这件衣裳极小,摊开来只有她两个手掌大。三个扣眼,个个小得像米粒。广东巷尾李记杂货铺的阿昌叔新添了一个男仔,这个月十一号喝满月酒,这衣裳就是阿妈备下的礼。阿妈新近着急上火得了烂眼病,两个眼睛肿得如同面团上戳出的两个窟窿,锁扣眼的活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阿喜手里。

窗外嘎的一声响,把阿喜惊得颤了一颤,针险些扎了手指。

阿喜抬头看了一眼,是一只红肚皮的鸟,踮着脚尖站在树枝上探头探脑地朝屋里张望。花已经落尽了,有花的时候,鸟藏在花里是看不见的。墙上的皇历被阿爸翻到了三月初四那一页。三月初四在天底下哪个角落都该是春天,春天里哪里都有花儿树儿和鸟儿。只是咸水埠(早年华侨对温哥华的俗称)的花儿鸟儿和开平乡下的不一样。咸水埠的鸟儿好看倒是好看,却叫得鸭公似的,仿佛被人掐了脖子,实在是难听。咸水埠的花儿一串串一团团,云雾似的,只是不经开,一阵风过就没了。阿弟告诉她,这洋花儿有个名字,叫樱花,是东洋人带过来的树种。开平乡下的花都是日常的名字,鸡蛋花,牵牛花,芭蕉,狗尾,没那么粉嫩,倒是结结实实地开个一年半载的。

“阿喜,去阁楼把剃头剪子拿下来。”阿妈说。

阿妈正坐在屋角的那张藤椅上换裹脚布。阿妈的那个角落很暗。阿妈五岁就裹了脚,阿妈闭着眼睛也能把那些长长的布条一个结也不缠地解下来,裹回去。阿妈换下来的裹脚布在地上死蛇似的盘成一团,空气里飞腾起一股汗酸味。阿喜抽了抽鼻子,放下手里的衣裳,朝阁楼走去。

阿喜来咸水埠才半个月,还来不及跟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熟稔起来。她只知道家里有上下两层楼,上层住着自家的人,下层分成前后两片,前面是阿爸的中药铺,后面空出一个房间,搭了三张格子铺,住了六个房客。在楼上阿爸阿妈的那个房间里,沿着那个折了一条腿的梯子爬上去,可以爬到屋顶上一个鸽子笼似的阁楼。她想问阿妈剃头剪子放在阁楼的什么地方,可是她不敢。她知道阿妈会飞给她一个什么样的眼神。阿妈的那些眼神从最暗的角落里飞出来,也像磨得雪亮的镗猪刀,扎得她浑身都是洞眼。她知道她活该。她只有用沉默做成一件厚棉袄,牢牢地裹在身上,才不叫那刀子伤着。

阿喜刚刚爬了一级梯子,就听见有人在楼下咚咚地敲门。今天阿爸盘货备货,药铺关半天门。敲门声很响亮,手掌拍在门板上发出嗡嗡的回响。阿爸的药碾子吱的一声停了下来。

“耳朵塞了狗屎了?”

虽然屋里住了十一口人,五个家人,六个房客,阿喜却明白,阿爸的这句话,是单单讲给她一个人听的。她爬下楼梯,瞬间把剃头剪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,慌慌地跑下楼去开门。

就在那艘载着她漂洋过海的“日本天皇号”轮船抵埠的第二天,阿妈把她从睡梦中叫醒,告诉她阿久死了。当时她便猜到,她在金山的日子,大抵就是这个样子了。

她和阿久订亲的事,阿人(开平方言:祖母)是到了接聘礼那天才告诉她的。那阵子林家的大儿子、阿久的大哥阿元从金山回来,常到家里看阿人。回回都不是空手来的,有时是一只鹅,有时是一块花洋布,有时是一挑狗肉。林家住在上河村,阿喜家住在下河村,中间隔了一条河。阿喜不认识林家的人,只听村里人说林家的两个儿子,阿元和阿久,都在咸水埠搵钱。阿元回乡,是来接大儿子去金山的。阿喜见阿元来自己家里,关起门来和阿人叽叽咕咕地说话,只当是金山的阿爸阿妈托阿元捎信来,直到有一天四个脚夫抬了两个沉甸甸的蒙了红布的箩筐来到家中,才知道家里已经把自己许给了阿久。

阿喜虽然没见过阿久,却见过阿久的照片。阿久的照片是在咸水埠唐人街的照相铺里照的。照片里阿久坐在一张当作道具的梨木太师椅上,穿着一件带着折痕的仿绸长袍,高颧骨,矮鼻梁,粗粝的脸上带着一丝急切而隐忍的微笑。阿喜不敢多看,只匆匆扫过一眼,觉得说不出是好看还是难看。不过阿喜用不着说——没人问过阿喜的看法。

直到上了去金山的轮船,阿喜还不知道,阿久那件仿绸长袍覆盖着的两条腿中,有一条是一根木棍——阿久年轻时在菲沙河谷修铁路的时候,被炸药炸飞了一条腿。阿喜也不知道,阿久已经四十一,比自己大了整整二十七岁。

阿喜不知道,阿妈却是知道的。阿妈什么都知道。

半年前,阿久那条断腿收口的地方,突然长了一个疖子,就到阿爸的药铺买药饼。阿久在等阿爸调药饼的空隙里,和阿爸

说起他想讨一房女人。唐人街的男人，谁不想讨一房女人？阿爸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，并没当一回事。阿妈坐在阿爸旁边补阿弟的裤子，心里却咚地落进了一块石子——阿妈动了心。

阿妈动心，是因为阿妈已经九年没见着阿喜了。阿妈去金山跟阿爸团圆的时候，阿喜才五岁。阿妈在咸水埠住了九年了，生了两个弟弟，一个八岁，一个六岁，都在见风就长的年纪上。夜晚睡上一觉，早上起床就比昨天长高了一截。见风长的不仅是弟弟，还有官府的过埠人头税，先是五十个洋元，后来长到了一百。等阿爸终于攒足了一百个洋元，准备接阿喜过埠的时候，它却又长到了五百。五百洋元，那得阿爸一小秤一小秤地称出多少帖药，才能攒够啊。阿爸没了指望，就不攒了，说一个女仔，反正是要嫁人的，来不来金山都是别家的人，算了。

阿爸没见过阿喜。阿爸回乡娶阿妈，阿妈怀着阿喜的时候，阿爸就坐船走了。阿爸走得急，是因为阿爸要快点回金山搵钱，好给阿妈攒过埠的税银。五年后阿妈来了金山，阿爸偶尔也会想起留在开平乡下的阿喜。想归想，阿爸的想跟阿妈的想是不一样的。阿妈是用奶水把阿喜喂大的。阿妈的奶汁喂进了阿喜的小嘴，在阿喜的肚皮里化成了一根看不见的细绳子，一牵一牵地总扯着阿妈的心。

所以那天，当阿久抓了药饼走后，阿妈就对阿爸说：“要不，托李记的阿昌去林家说个媒，把咱家阿喜娶过来？阿久的哥阿元下月回开平，正好下定。”

起先阿爸是不情愿的，阿爸嫌阿久比自己还大一岁。可是阿爸经不起阿妈三番五次地磨，阿爸就松了口。

阿妈的话不是随口说的。就在阿久跟阿爸讨药饼的时候，阿妈已经飞快地把这件事想过了几个来回。阿久虽然缺条腿，阿久的脑子一点也不缺。阿久跟他阿哥在城西城东开了两家肉铺子，尽管只有几年光景，生意却比阿爸开了十几年的药铺强了许多。唐人街的男人想女人时，只能去番摊馆（赌馆）隔壁那间蒙了一块厚窗帘的黑屋子里，花三五个毫子跟那种女人寻一盞

茶工夫的快活。可是阿久想女人,却是要正正经经地讨一房妻室的。阿久兄弟两个,兜里是踏踏实实地藏了一沓子钱的——那是两笔五百个洋元啊,一笔是让阿元回去接儿子过埠的,另一笔是叫阿久风风光光地娶个女人的。阿久若肯替阿喜付这笔过埠税,阿妈就能见着分别九年的女儿了。

阿妈的算盘算得再精,也没能算得过天意。谁能想到一个疖子,竟能要了阿久的命呢?不知贴了多少服药饼,喝了多少剂汤药,阿久腿上的疖子迟迟不愈,最后烂遍了全身。阿久死的时候,身上没有一块好肉。

阿喜从阁楼跑下来,看见阿爸正从药碾子上跳下。

阿爸的药碾子是个大铁臼,中间那个坑是放药材的。阿爸碾药的时候,双手套在从梁上挂下来的吊环上,两只脚踩在一个铁滚子上,来回推碾着滚子走,身子荡来荡去,荡得像面饼阿公手里的软面团。药材在石滚子底下哼哼唧唧地碎裂了,一屋都是辛苦味。

阿爸扯下绕在脖子上的辫子,满地找鞋,一脸是汗,远远看过去,额头脑门上像抹了一层青晃晃的猪油。阿喜想打一盆水给阿爸擦脸,阿爸顾不上。阿爸的眉心蹙成一个乱线团,光着脚匆匆地往楼上跑去。一边跑,一边叮嘱阿喜:“要是他,就说我没在。”

阿喜知道阿爸嘴里的那个他,是阿久的大哥阿元。

阿喜抵埠的头几天,林家没来人——都在忙着办阿久的丧事。阿久一落土,阿元就来了。

阿爸早就知道阿元会来。阿爸已经备下了好酒好烟。阿爸平日自己抽烟,是用鸡蛋和集市上的红番(印第安人)换来的土烟卷,可是阿爸却买了五包三五牌洋烟,专门给阿元抽。阿元来的时候,阿爸脸上堆满了笑,说话的声气里仿佛给抽走了筋骨,只剩了一摊水似的烂肉。阿爸的笑脸是用来抵挡阿元的丑话的。阿爸的笑脸是棉花,阿元的丑话是钉子。再厚的棉花,也挡

不住一颗哪怕秃了头的钉子。

果真，两根洋烟之后，阿元的丑话终于说出来了。

“你家那个女仔，命怎么这么硬，生生把我家阿久克走了。”

阿爸没有说话。阿爸的笑潮水似的落了下去，露出底下一片荒滩。

阿妈停下手里的针线，哼了一声，说你家阿久还没到我家问名（提亲）的时候，就得病了，怨不得别人。

阿爸重重地咳了一声，喝道：“男人说话，没有女人插嘴的地方。”

阿妈不吭声了。可是阿妈没说完的话还在肚子里翻腾着，满屋都是咕咕的声响。

“聘礼和买舟的钱就不说了，谁叫阿久命衰呢？可是过埠费，那是我兄弟两个一个个毫子捏出水来才攒下的，总得还吧？”

阿爸吸了半根的烟卷在阿爸的指间一动不动地呆了很久，一坨烟灰落到地上，把地砸了个坑。

“你就是扒了我黄永寿的皮拿到圩上去卖，也卖不了五百个洋元。”阿爸说。

“你别和我哭穷，你好歹有这个药铺，还有房租呢。”

阿妈听了这话，像被雷公掴了一掌，身子晃了一晃，要跌跤，却没跌，撑着椅背站住了。

“阿元你乌贼膏子蒙了心，算计我一家人这口饭食。我们找会馆（指当地的中华会馆）的人做个中直判一判，阿喜是你们林家要带过来的，不关我们黄家的事。没叫你们林家养她一辈子就算便宜你了，还敢问我们要过埠费？”

这次阿爸就没有呵斥阿妈住嘴。阿爸的嘴唇抖了好久，也没抖出一句话来。

阿元不看阿爸，也不看阿妈，直直地走出了门。走到门口，又丢下一句话：“十天，我宽限你十天。”

阿元走后，阿爸蹲在地上，一根接一根地抽了很久的烟，脸

上泥菩萨似的没有一丝动静。阿妈端了一杯茶，送到阿爸嘴边叫阿爸喝。阿爸抓过杯子一把朝阿妈掼去。

“我什么命呢，听了你的衰话。”

阿妈的脸上烫出了一条红虫子。阿妈捂着虫子一声不吭。阿喜知道阿妈在哭。这是阿妈的哭法，阿妈哭起来就是这样一声不吭。

今天就是第十天。

敲门声一下接一下，越来越响。

阿喜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脚步突然慢了下来。阿喜实在不愿意开门。躲一刻是一刻。那回她躲在“日本天皇号”船舱里，不就把阿久躲过去了吗？

“踩着雷公大佬的春古蛋（睾丸）了？”在鱼厂做夜班的房客刚睡着就被吵醒了，扯着嗓门大吼起来。

阿喜躲不过去，只好去开门。

门才开了一条缝，缝里就塞进了一只莱克亨母鸡，通身雪白，尾翼上稍稍有几片杂毛，鸡脚上捆着一根红绳。鸡躺在地上扇着翅膀，发出咯咯的傻笑。

“给你阿爸。一个月下二十五六个蛋，是只聚宝盆呢。”

门缝里跨进了一只脚。阿喜不用抬头，就知道来的果真是那个阿元。前次他来，穿的就是这双鞋子。黑猪皮，两接头，鞋尖上蹭掉了一块皮。

“我阿爸后院养了三笼鸡，什么种没有？用不着你送。”

阿喜是想这么说的，可是阿喜却没有说出口。阿喜只是嗯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

阿元进屋，自己坐下了，点了一根烟，不着急说话。阿喜只觉得身上一阵刺痒，就知道阿元在打量她。阿喜今天换了件衣裳，是阿妈的。阿喜自己的衣裳穿脏了，洗了晒在院里的竹竿上。阿妈的衣裳是件半新的斜襟布褂，石青色的，襟上袖口包了一圈灰色的滚边，老是老气了些，腰身却剪裁得很是细瘦。阿喜

这几个月长了些身个，竟把阿妈的布褂撑满了。

“想睇戏吗？”

阿喜愣了一愣，半晌才明白过来阿元在问她。想是想的。从前在乡下的时候，镇里演琼花戏，阿人和她走几十里路都是要去的。可是她不能告诉阿元她想。

于是她摇了摇头。

“星洲（新加坡）来的红玉剧团，南洋红领銜主演的白娘子，你不想看？”

阿喜依旧摇了摇头。

“你阿爸呢？”

“出去了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什么时候返来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阿元踢了踢阿爸留在药碾子旁边的鞋子，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知道他哪儿也没去，就在楼上。你叫他下来，告诉他我不是来问他要钱的，我另外有事找他。是好事。”

阿元说“好事”的时候，很深地看了阿喜一眼。

阿喜迟迟疑疑地朝楼上走去，迎面撞上了阿妈。阿妈指了指楼梯，阿喜知道阿妈不想让她听大人讲话。阿喜顺着阿妈手指的方向上了楼，却又没有完全上楼。阿喜在楼梯口铺了块手绢坐了下来，两只耳朵却像风地里的兔子，支棱得尖尖的。

阿元的声音很低沉，阿喜隐隐听见一句“我家”。阿妈的声音尖，阿喜就听得真切些。

“……五代以前，也有中举做官的……黄家……不做小！”

阿元鸡公似的笑了起来，嗓音就大了起来。

“皇上的龙椅都坐不稳了，还说什么举人。我指了明路给你，走不走由你。再说金山隔紫禁城千里万里，就是皇上亲自赶过来，怕也救不得你这一刻的急。”

阿妈没回话，阿喜只听见一阵声嘶力竭的叽呱声响——是阿妈把那只莱克亨母鸡扔到了路上。

“下个月这个时候，我问你男人取钱。你找会馆问问，人不给银子也不还，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。五百洋元，短一个毫子，我拆了你祖宗灵牌。”

阿元忿忿地走了。阿妈咚的一声瘫倒在地上。天塌下来了，把阿妈压成了一片肉饼。

阿喜赶紧下来扶阿妈，却被阿妈一把攥开：“逼死你老母了。明年清明你就来给我扫墓吧，反正是死，早死早托生。”

阿妈这回哭出了声音。

阿喜也想哭，可是阿喜却哭不得。家里这场飞来横祸，都是她阿喜带来的。阿妈哭，是抱怨命。阿喜哭，是抱怨阿妈。所以阿喜哭不得。阿喜把眼泪忍了又忍，阿喜的脑门忍出了一个包。

她知道，她只要说出一句话，压在一家人头顶上的那月亮就开了。可是她不能说。她宁愿被天压死，也不能被那句话压死。

那句话是：“要不，我就去阿元家做小吧。”

天刚刚亮，阿妈就把阿文阿武两个轰起来剃头。

阿文阿武是阿喜的两个阿弟，子字辈，大名黄子文黄子武。

阿妈剃头，是为两件事。一是去阿昌叔家喝满月酒，二是阿文阿武明天要去拜先生。这两件事中，第二件事才是最紧要的，第一件事不过是给第二件事做个陪衬罢了。片打东街上新近来了一位开平老先生，在家教授学生。其实阿文阿武都已经上了番佬（洋人）的学堂，可是阿妈信不过番佬的学堂。番佬的学堂不教墨笔字也不教算盘，不会这两样还算什么学堂呢？所以明天起，一周三次，阿文阿武下午三点一刻钟从番佬的学堂放学之后，就要上先生家里听先生讲课。先生一个月收好几个洋元，阿妈舍得。

阿妈把阿武周遭的头发都剃了，剃出青青的一个卵蛋，只留出脑门前的一绺——那是乡里过年时男仔的发式。

阿文在旁边看着，对阿武说：“You look really funny（你看上去真滑稽）。”

阿妈用剃头剪子指了指阿文，说在家说人话。

阿喜正提着扫帚扫地上的头发，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，对阿武说不要紧，过两天就长好了。

阿文吃了一惊，说阿姐你听得懂英文？

阿喜偷偷看了一眼阿妈，见阿妈脸色还算平和，才说有个天主教的嬷嬷在上河村办了个学堂，听一堂课送一碗粥吃。我跟隔壁的阿云去过几回，稍稍学了几句英文。

这时后屋有一阵丝弦响了起来，是房客起床了。今天是周日，房客都不上工。房客不上工的时候，只有两样消遣，不是围了一桌打麻将，便是胡乱地奏个曲子取乐。肥仔从家里带出了一把胡琴，琴弦调得不怎么准，拉起来吱鸣吱鸣地割着人耳朵。四眼佬有一杆竹笙，吹得还在调子上，就把胡琴给压住了些。老蔫茄什么都不会，只会拿把尺子在床沿上敲着节拍。虾球捏着鼻子咿咿地学着女声，唱的是悲悲切切的嫁女调。

阿妈给唱得酸了牙，就努努嘴对阿喜说你把东西端上来。阿喜知道是吃早饭的时辰了，就去厨房搬出凳子，拿了七副碗碟筷子，舀了七碗粥，在每个人的碟子里放了两块发糕，一个鸡蛋。咸菜是昨天吃剩的，阿喜从坛子里又夹了些出来添在上头，就算是一餐了——房客住在家里，也包在家里吃。

阿喜把桌子都摆置完了，又从锅里拿出一个鸡蛋，放在右手边的一个碗里。那是四眼佬的座位。四眼佬刚刚得过寒热症，身子还虚，阿妈叮嘱多给一个鸡蛋。六个房客里，阿妈只看得上四眼佬。阿妈不许阿喜和房客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也不许阿喜随便跟房客搭腔。阿妈说这些人都是粗人，早上挣一个毫子，等不到晚上就花出去了，是一辈子也攒不下一个铜板的蠢货。阿妈自己也是粗人，从前在乡下的时候水里田里的活都做过，可是阿妈却不喜欢粗人。

四眼佬是个例外。

四眼佬的学名叫梁伟豪，可是除了他自己，谁也不记得这个名字。所有认识他的人，都叫他四眼佬，因为他戴了一副眼镜。四眼佬的眼镜有一回脱下来放在床上，被肥仔坐裂了。四眼佬戴着裂了一条缝的眼镜，看上去像脸上爬了一条虫。四眼佬是读过几年私塾，认得几个字的。有人说四眼佬入了革命党，被皇上的兵丁通缉才跑到金山来的。阿爸拿这事问过四眼佬，四眼佬只是不认。

阿喜从窗户里探出头来，看见阿爸在台阶上坐下，卷了一根土烟抽起来。阿爸这几天烟抽得很凶，一根剩个尾巴，就直接揪在下一根的头，连火柴都省了。阿喜觉得阿爸坐着抽烟的样子，比那天到轮船码头接她的时候矮了许多。她想说阿爸我要是不来金山就好了，可是话溜到喉咙口的时候突然拐了个弯，变成阿爸，来吃饭吧。

等阿爸和房客坐上了饭桌，阿妈也给阿文阿武剃完了头。阿喜把洗头的脏水端出去倒了，回来就看见阿文阿武端着碗坐在矮凳上喝粥，两人的粥里都埋了一个咸蛋一根香肠。阿武把香肠捞起来，顶在鼻尖上伸出黄黄的一截舌头来舔，阿妈拿筷子笃地敲了一下阿武的光脑壳，才老实了。阿妈见阿喜呆呆地站着，才指了指窗台——窗台上还有一碗粥。阿喜没凳子，就靠着窗台站着喝粥。筷子有点沉，一拨，拨着了一根香肠。刚咬了一口，突然想起剃头剪子放在外边没收回来，撂了碗就跑出去了。一看剪子还在，才定了心。

再端起碗，筷子轻了。阿妈在厨房里给男人们添第二碗粥，阿文和阿武都把头埋在碗里，呼呼地舔着碗底的最后几粒米。可是阿喜知道他们的眼睛都贴在碗边上看她——他们在等着她问出那句“香肠呢”的话。可是她没有。她只是一声不响地接着喝她碗里的粥。没糖没盐的粥很难喝，只有原先香肠短暂地停留过的那个地方，浮着一丝极淡的油腥。

阿喜一粒不剩地喝完了。

阿喜放下饭碗，就上楼去收阿文阿武换下来的脏衣服。阿

妈已经泡好了洋皂水，等着阿喜把衣服浸下。中华会馆近日发了通告，叫各家大人给自家细佬仔（小孩）勤换衣裳勤洗头——有番佬告状告到教育局，说唐人的学堂生身上有臭味。

阿喜走到楼梯拐角的地方，天就一下子暗了下去。其实不是天暗，而是外头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，把一扇窗子挡得严严实实的不透亮。阿喜看见黑暗中有两个隐隐的红点，知道是两炷香火——那里摆了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塑像。在开平乡下的堂屋里，阿人请了很多尊神像，有关公，土地爷，灶王爷，龙王，观世音，还有一些阿喜叫不上名字的。咸水埠的家里却只有一尊小小的观音，那还是阿妈过埠的那年从乡下带出来的，一路漂洋过海在阿妈的箱笼里藏了一两个月，上岸时才发现肩膀上给碰掉了一块漆。阿妈说观世音菩萨心肠最软，别的神求不下来的事，观音兴许就应承了。阿妈一早就把供果和香火备下了，待阿文阿武穿戴整齐，阿妈就要领他们上来拜菩萨。阿妈跟菩萨求的是阿文阿武听先生的话，跟先生把学问学得通透。

阿喜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，就看清了菩萨捏成一朵莲花的手指。那根高翘的手指在阿喜的心里捅了一捅，捅出了一个小坑，从那坑里汩汩地涌上一团东西，在喉咙口堵成一块哽咽。

“大慈大悲……我不做大，也不做小……我不要香肠，天天煮饭，洗衣……我只要跟阿文阿武一样……去学堂。嬷嬷说过，金山的女仔和男仔一样，都上学堂……”

阿喜在那两团香火跟前跪了下来。

阿爸从阁楼上找出纸卷，在茶几上铺开来，叫四眼佬写家书。阿爸识的字只够阿爸写自己和阿爷的名字，还有几样常用的中药名，阿爸写起信来很吃力，便都叫四眼佬代劳。

阿喜拿着一个鸡毛掸，在掸阿爸药柜上的灰土。阿喜其实这会儿用不着掸灰，阿喜还有更紧要的事情要做。后院鸡笼里垫的稻草，阿妈昨天就交代一定得换了，鸡屎已经厚得把隔夜下的蛋都埋得看不见了。还有，昨天下大雨，阿文阿武的鞋子漏进